

冠头岭怀古

作者：杨华春 来源：北海日报

怀古，常生起伤悲忧思来。

冠头岭，弓形走向，木荣蝉鸣，“山石皆墨，穹窿如冠”，宛若青龙横卧海边。它在一千多年前见证了苏东坡第五次被流放边陲，从海南乘船顶风破浪北回廉州。从此，廉州留下了一段英雄迟暮、残阳如血的人生故事。

很久以来，我心底就有淡淡一缕怀古思旧的情愫，萦绕不散。

冠头岭，没有赤壁的厚重与壮烈，没有黄鹤楼的浩然与欢欣，有的是青翠明丽，情满海天。

每次登临冠头岭，我习惯走到视野开阔、屹立于茂密的树木花草中的岩石上，眺望大海。明知怀古思旧会生起伤悲忧思来，也禁不住美景和故人的诱引，静静地倾听冠头岭脚下的拍岸惊涛，纵览远近过往的飞鸟航帆。

这里很像北宋赤壁一景，可惜诗人早已远去。

苏东坡一生五次被贬流放，唯独最后一次与廉州与冠头岭有关。诗人为何五次被贬？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官僚政见不合？抑或不趋附权贵、孤忠高境，得不到皇帝的欢心？从历史事实来看，苏东坡的功名利禄全凭科举考试及日后文学和政治的建树，没有依据证明诗人无所作为、贪赃枉法、买官卖官和受贿行贿。最大的问题，只不过是“乌台诗案”，朝廷仅凭一小撮官僚谗言和几首诗词就将人定罪判刑，贬官流放，无疑是陷害忠良、精英，这也足以说明当时北宋政治的腐败。

那个朝代贪官滋生，贪官肆意妄为。王安石的改革也没有真正起到“打虎拍蝇”的作用，反而致使社会管理和部分官吏出现“逆生长、逆淘汰”的现象，且

无情摧残折磨了诗人。在这无意中，其实也摧残折磨了北宋的政治文化，使其组织架构、道德价值观和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挑战和破坏，为北宋后来加速消亡提供了温床和时机。

伤及骨髓，悲颤心头，忧患如影，悔思难救。这是北宋的伤悲忧思。

苏东坡一生有三大爱好。一是诗文字画。他的诗词、散文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还是北宋著名的书画家，同时对音律、医学和水利工程等科学也颇有研究，可谓才华横溢。二是品酒茶。他爱在独处时淡酌然后创作，爱与平民、朋友和僧人一起同尝共饮。三是游历山水。虽然，他游历的大部分地方和时间都是拜被贬流放所得，但是，这样的经历给他增添了许多人生快乐和文学素材。

站在冠头岭上，我妄想与故人交流几许，无奈时空阻隔而自己智商、才情低浅，只能默默感受苏东坡的伤悲忧思。

因为热爱和责任，苏东坡把很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诗文字画上，自然缺少了些深度地、激情地向君皇和朝廷建言进谏的时候，也疏远与某些同僚的工作联系。

关于品酒茶，苏东坡喜欢与平民、僧人或身边好友在一起，估计这也让他失去了一帮朋党酒友的支持帮助，更容易被昏君、奸臣和小人的明枪暗箭所击中，被阴谋陷阱、谗言恶语所淹没。而他被贬流放，有意无意会淡化其政治城府，这倒添增了传统文人的旷达与率真。就是靠着这份旷达与率真，造就了诗人文化精神的核心性格，才有了流芳千古的文豪英姿。

其实，北宋也有过一段繁荣辉煌。当时的庶民生活富足、自由，生意兴旺。苏东坡凭着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声誉，如果想享荣华富贵、发财致富并不难，但他始终没有去搜刮和积累钱财。

这是否说明诗人爱文学艺术胜过爱金钱？爱清廉的精神愉悦胜过贪图物质享受？爱山水村舍间的淡酒清茶胜过宫中大鱼大肉、琵琶笙歌？爱在拍岸惊涛中

寻找快乐、灵感和动力，胜过在京城宫廷里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为此，六十三岁的苏东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生五次被贬流放、判刑入狱，颠沛流离的岁月达三十余年之久，尤其在谪居岭南前后七年间契阔生死，家丧九口。

诗人屡经摧残折磨，到廉州时已年老体弱，神伤逐重，可否还能以文学艺术与民众同乐，为生命呐喊，为历史创造经典，面对琼州海峡，面对北部湾，面对冠头岭，诗人怎不暗自神伤于沧海？诗人怎不仰天长叹于命运！

诗人才情盖世，英雄情怀，却悲苦一生。

这是苏东坡的伤悲忧思。

苏东坡从海南北归，即乘船踏上廉州。他选择落脚廉州，衍生了与廉州的千古情缘。廉州，当时为江河汇集于海之地，又是军事要塞，佛教鼎盛，贸易繁荣。更重要的是，廉州府地自西汉孟尝以来，曾有清廉爱民的名声。诗人是否来此找寻余生再建功业的梦想，以使自己的心绪得到释放和慰藉？

苏东坡选择廉州，可能还考虑过这里离老家四川较近。诗人第五次被放逐，已进入暮年，他有否预感到生命将至尽头，想要叶落归根？

廉州以平静、超然、等待之态和包容之心为历尽坎坷磨难的苏东坡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心灵港湾。

走过廉州这片土地的历史人物，以孟尝和苏东坡最为著名。诗人仅逗留廉州二月，病逝于次年的北归路上。可以说，诗人的灵魂未曾远离廉州，始终游走在珠乡的山水间，传承文化，激活当下。诗人在廉州海角亭题的“万里瞻天”，千年之后墨淡痕深，线条清晰，似乎仍在散发诗人功名梦想的未了情怀；其四篇诗文记录下诗人生命后期的故事细节，也让人刻骨铭心。

诗人匆忙西去，无疑是古代廉州文化之殇，也是百姓心头长久之痛。诗人若能在廉州隐居十年八载，一定会留下更多的诗文精粹，那么廉州后来的历史文化

或将改写。

这是廉州的伤悲忧思。

前几年，我在冠头岭脚下的小渔村认识一位年逾八旬的老渔工。他为我讲了他祖先与苏东坡的故事。

他的老祖先有一块古老的丝绸。当年老祖先出海打鱼，有幸遇上搭苏东坡从海南归来的船只，他得知诗人饥寒交迫，便送上一袋鱼虾，并抱起在海上贸易得来自家珍藏的绸缎馈赠，只求苏东坡写“丝绸”二字。苏东坡在风浪中挥毫泼墨。祖先不识字，待回家拿给村上识字的人看，才发现所题不是“丝绸”，而是“思愁”。

苏东坡的伤悲忧思也曾染印过冠头岭这片海。

冠头岭目睹过诗人、南珠、孟尝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踪影，并与东坡亭、古珠池、大廉山、凤尾灯和琉璃碗等一道，留住了这方水土曾经有过的伤悲忧思。

最近，那个老渔工离世。我再次登临冠头岭，路过他的老屋，只见屋前几棵老龄的木麻黄树枝叶茂盛。树荫下，仍然摆着老人生前坐过的旧船板做的扶持。

诗人、老渔工、拍岸惊涛和伤悲忧思交织在我心头。

从村边登上岭顶，只见山脚到处怪石奇岩，浪花击石，声如洪钟；树藤和花草相映，山风与海涛呼应。白天，天澄海湛，似一张巨大无比的蓝绸从岭脚下铺向天际，海天一色。夕阳里的大海，又是另一番景象，极目西南，山势飘逸若三两根发丝：“青天一发是涠洲（岛），碧波浮丝为斜阳（岛）。”

这里不是赤壁胜似赤壁，不见诗人更想诗人。

冠头岭半山腰有一座新建庙宇普度寺，常香烟缭绕，人们虔诚跪拜。我很少到那里去烧香拜佛，倒是喜欢从寺门经过徒步走上岭顶。那里空气清爽，风景靓丽。我的身心沉浸在蓝天白云和碧波涛声间，试图为远去的亲人、善良的生命和悲壮的文化“脊梁”，尤其是为那些笑对厄运、歌向悲苦、闪烁长夜，不停照亮、

温暖大地苍生的不朽英魂，点燃一支心香……

这是我和冠头岭的伤悲忧思。

冠头岭，千年如故。怀古，千言难尽。

但愿，这些伤悲忧思，也可以成为能量，融入山海风景，醉醒一片混沌。